

喜劇片的地方差



■美好結局讓屌絲夢想成真。

近期創下內地12億超高票房的中等投資喜劇《人在囧途之泰囧》，除了有一套清晰的類型片製作模式，城市「屌絲」、中年危機、孝子仁心等主題也直擊當代都市心理。但一部「正常不過」的電影卻獲得了超正常票房，導演兼主演和製片的徐暉說，「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湊一塊兒了，這不是一種可以複製的成功。」

本片昨日正式登陸香港影院。嘴刁的香港觀眾此前已拒絕了張藝謀、馮小剛，《泰囧》的境遇如何？來香港做宣傳的徐暉心態輕鬆，「先來試試水，2、3百萬票房應該有。」他對記者說。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場地提供：海逸君綽酒店

屌絲的歡歌

「屌絲」是內地網絡潮語，是對一部分出身小地方、進入大城市打工的年輕人的諷刺，他們崇拜物質，且總有着不切實際的性幻想，《泰囧》裡的王寶就是這樣一號人物。從他一出場開始，花里胡哨地一身打扮，發微博隨手拍，拿着從雜誌剪下來的女星照，逢人就說，「范冰冰是我女朋友。」這注定了個令人嗤之以鼻卻又容易糾纏不清的角色，而且電影不遺餘力地加重他身上的各類符號，更凸顯了另一位主人公徐朗的遭遇有多麼的不濟，多麼困（難堪和倒霉）。徐朗的身份則是都市白領，這意味着他有着一切中年白領都有的問題：婚姻亮燈，事業瓶頸，卻在巨大的競爭壓力之下不擇手段。但兩人偏偏陰差陽錯綁到一起，完成這段泰國之旅。結局卻是個有所得，互相成就。

故事的確似曾相識，2010年上畫的荷里活喜劇電影Due Date，講的也是兩個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在旅途中相遇，一個是趕着回家，陪老婆生產的生意人，一個是無所事事卻滿懷理想的不入流演員，卻鬼使神差地共同遭遇旅途的磨難，結尾處，彼此倒也收穫不少。荷里活的類型片模式，怎麼拿到中國複製，是門學問。

《泰囧》是系列電影《人在囧途》的第二部，但比起後者，首部則沒那麼幸運。情節模式、演員組合基本相似，但導演則是拍《古惑仔》、與陳可辛合作《投名狀》的葉偉民，文檔則是編劇之一。故事發生在中國人回家過年的「春運」途上，也是讓路人甲乙相遇，一路分合糾纏着到達目的地。但該片的市場反應冷淡，也沒有港式喜劇的加持，徐暉解釋，「片子的宣傳做得不夠，所以被低估了。後來這部



■《泰囧》導演徐暉

片子的網上反應都很好，很多人都不是進電影院看的。」

可以複製的成功

可是比較一下，此系列前後兩部還是做了不少改動。故事情節和人物對白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校正，顯而易見，不合情理的愚蠢行動有所收斂，且加入更多的網絡流行語言，比如「你到底是什麼星座？」「把你拉黑」、「你真是一朵奇葩」等，更接地气。喜劇演員出身的徐暉，對該類型的經驗積累也派上了用場，「我做過幾年舞台劇，了解表演的節奏和觀眾的觀期待，哪個點一出來大家就會笑，這些都是我的優勢。」

但故事依然有很多不足之處，部分段落缺乏細節支撐，搞笑的戲謔令真正的主題失焦，「如果我重新拍，在泰國遇黑社會那段應該設計得更合理些，我們處理得有些草率。」「這部電影真正的主题是發現自我，自我成長的故事，但在整體表現上，這部分變弱了。」徐暉承認道，但他們已經在類型片上做了努力，「就是希望將這個系列的電影變得可複製性，即便換了人物，換了性別，觀眾一樣能樂在其中。這樣的喜劇才是成熟的。」

此前張藝謀的談諧片《三槍》、馮小剛的都市愛情喜劇都在香港遭遇滑鐵盧，方言、語言表達習慣、文化心理都是原因，「可是你看荷里活的片子全球通吃，還是說明我們自己需要提升。」「不過時間充裕，我還是情願再做一個廣東話版本的《泰囧》，配好音，畢竟，光看字幕還是有文化差異。」該系列的下一部還在籌劃中，徐暉說，現在多了不少中等投資的電影在積極運作，「畢竟我們的成功，會給一批中等投資的電影帶來信心，讓他們看到，除了大片，做電影還有其他的可能性。」



影音館

The Man With The Iron Fists—鐵拳無敵

文：大秀

塔倫天奴的《黑殺令》(Django: Unchained) 上畫不久，令一眾「塔倫粉絲」興奮莫名，更說這作品是「塔倫天奴中的塔倫天奴」，可一不可再！當然，也有人說這片拿黑奴和同性戀開玩笑，更有人數着片中出現Nigga (死黑鬼) 的次數，唔，喜惡隨心，有幸有不幸。去年，其實還有一齣由塔倫監製的作品The Man With The Iron Fists，完全向《黑殺令》(Kill Bill) 致敬的更血腥亞洲版，同樣有趣。

由導演兼殿堂級Hip-Hop巨頭Wu-Tang Clan主腦RZA負責電影配樂，絕對沒有令樂迷/觀眾失望！先是抵聽程度已讓人吃驚——96分鐘的片長，樂曲達30首之多，這告訴你兩個東西，其一，是場面轉換多，其二，是RZA深明當下搞史詩式鉅製的確不合時宜，為場面度身訂做更為合適，聽眾只需看歌名

即能按圖索驥，場口分佈清晰。輪到音樂質感，當下的Hip-Hop已是一個混種，加上配合電影感要夠迫力，只用scratching已不能代表到一種震撼。如《Rodent Fight》一曲，碎碟由wah wah結他代替，更有力度更適合戰鬥場面。以配合畫面來作大前提，當然RZA就不會用上主題旋律，雖然大部分樂章能營造出那東瀛武俠片氣氛，但有部分卻略嫌太「打機」感覺，如《The Die Is Cast》、《Jack Knife》、《Blossoms Cave》等，欠缺性格。但整體來說，也是一張多元化又有趣的原創配樂專輯。



掛着塔倫天奴監製，怎也讓人期待嚴重的血腥和對香港功夫片的致敬質感，The Man With The Iron Fists也不例外。去年，光看電影預告，就覺得很多場面設定和構思都跟《標殺令》有點相似——只不過是場景由日本權八餐廳變為妓寨，玩日本刀的The Bride變成Iron Fists的鐵布衫功夫；但電影的製作算很有誠意，沒有特別在片廠製作出一個「假東方」，卻真正跑到內地拍攝，光是這樣製作已值得加分。當年《標殺令》中The Bride (而她在殺手陣營時綽號Black Mamba) 的日本長刀，令NBA球星Kobe Bryant極迷上，就連自己的外號和簽名系列籃球鞋上的標誌也向這日本刀取經。你看，塔倫天奴對黑人的影響，深遠有力！

最新影訊

八部經典修復 香港國際電影節搶先看

第37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將於2013年3月17日至4月2日舉行，一共呈獻八部數碼修復的經典作品。主辦機構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近日公布當中4部電影，包括《雲堆裡的星》、《沙漠梟雄》、《天堂之門》和《大浩劫》。

印度電影之父列域格達1960年的傑作《雲堆裡的星》，多年來一直入選英國權威電影雜誌《Sight & Sound》「250部史上最優秀電影」。故事發生在解殖後的加爾各答，女主角妮達是個吃苦天使，父親患病，哥哥懶惰，弟弟重傷，妹妹自私，工心計的母親要妮達肩負全家擔子，甚至默許妹妹搶走她的愛人。光影和構圖絕對考究，修復後的新版更突出了超時代的視覺和音響效果，加倍感人。

《沙漠梟雄》是可一不可再的影壇奇蹟：動員成千上萬的演員，在一望無際的沙漠取景，超過四小時的片長……大師大衛連這部1962年的代表作，主角是浮誇又迷人的英國軍人羅倫斯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帶領阿拉伯部落抵抗鄂斯曼帝國。電影當年橫掃七項奧斯卡獎項，包括最佳電影、最佳導演、最佳美術指導、最佳攝影和最佳剪接，適逢此片面世五十周年，Sony Pictures展開巨細無遺的數碼修復，以8K解像度掃描原裝菲林，加上重新灌製的5.1環繞聲道立體音效，千軍萬馬氣勢洶洶壯闊，為觀眾帶來前所未有的史詩式官能刺激。

《天堂之門》(1980) 是個傳奇，當年巨額超資，票房慘敗，電影公司馬上剪掉70分鐘再上畫，導演米高契敏奴從此不認此作。去年，這位《獵鹿者》金像導演重新調正全片色調，威尼斯影展足本放映，經典大場面琳瑯滿目，電影成功平反。故事背景是19世紀末的美國西部，滿懷理想的哈佛畢業生占，當上懷俄明小鎮執法長官，怎料富商和高官為趕超歐洲移民，竟擬出追殺名單……

《大浩劫》(1985) 花了11年才拍成，法國導演克勞德朗茲曼走訪十四個國家，錄取的片段長達350小時。無可取替的紀錄片鉅製，全長九個半小時，細視納粹屠猶留下的傷痕。朗茲曼親訪散居各地的當事人，由始至終無需煽情，就如生還者重返集中營一幕，創傷留在臉上的痕跡，猶勝千言萬語。

更多電影節詳情，月底公布。



■《沙漠梟雄》劇照。

港產片

文：勇先

《少林搭棚大師》一切從飯碗被砸破開始

近期《一代宗師》被談得熱烘烘，重新燃起了觀眾對功夫的想像。當大家讚嘆王家衛彷彿在透過武術講人生哲學之際，卻別要忘記中國人的武術觀，同樣亦講求從生活中修練武藝與武德。1980年出品的《少林搭棚大師》正是箇中代表：以搭棚啟蒙的功夫絕學，以功夫維尊嚴、保飯碗的錫強扶弱精神，一切都跟生活密不可分。

故事講述一群原本在南方一所染布坊內工作的平民，生活平靜，有天染布房內的管工突然沒事找碴，指工人辦事不力，藉詞引入一班北方來的人馬。美其名是幫工，但實際卻幹盡欺壓的事——管工托詞扣工薪，原來的工友不肯就範，想辭工不幹之際，竟遭到功夫了得的幫工毒打，強逼他們接受減薪留下。工友受盡屈辱，想向老闆「上訪」，卻發覺全是一丘之貉。在毫無出路下，他們找一個小滑頭朋友周仁傑（劉家輝飾）假扮武功了得的三德和尚，希望令老闆怯於高手而不再欺壓。但事情最終被人識破，周仁傑被毒打羞辱一番後，令他決心登上少林，老老實實的學功夫。在真正的三德和尚引導下，周仁傑透過年復年在少林寺內搭棚工作，竟在不知不覺間學到高強的武術……

乘着當年的功夫片的熱潮，儘管故事簡單毫無轉折，但真功夫配以劉家輝諧趣的演出，說他啟蒙了成龍的喜劇功夫片亦不為過。儘管動作設計上不及後來的作品流暢成熟，而真正的武打場面似乎過分集中在最後決戰，但連串將「搭棚」crossover「功夫」，實在比「功夫+足球」或許「功夫+唱歌」更具創意和噱頭，動作場面亦精彩奪目。

故事雖發生在三十多年前，但今日看來，竟有種莫名的親切和相似——很多人從來都本著安分守己去生活，可是苦況困境卻一點一點的被累積。反抗？會遭到暴力相待；逃離？拳頭亦近在咫尺，令人進退失據，叫人躁動得無能為力。故事中無助的染布房工人，在「死忍爛忍」下，終於苦盡甘來獲得「山雞變鳳凰」的搭棚大師以武功解救，但回到現實面對愈來愈吃人的「在上者」——他可能是你的僱主、你的業主，抑或操控着權力財力的人之時，我們究竟期望身邊有個周仁傑橫空出世，為我們錫強扶弱，還是不卑不亢地為自己的生路據理力爭？

